

首次“出海”埃及，发现阿普里斯神庙重要线索

山东考古：从黄河到尼罗河



梦幻之旅

走进“世界考古C位”

中埃联合考古发掘现场

埃及是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高峰时期有数百支各国考古队同时作业。在埃及获得一个考古项目，无疑是考古实力的证明。中埃孟菲斯联合考古项目的达成，历经重重“闯关”，可谓好事多磨。

早在201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聘副教授、中埃孟菲斯联合考古项目中方负责人张海便开始与埃及沟通，并赶赴尼罗河三角洲实地考察。后来因为疫情，项目被迫搁置。

得益于双方长期深入的合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24年达成“出海”考古的合作意向，并积极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展开洽谈。不久后，对方便提供了多处遗址供中方团队筛选。张海再次带队奔赴埃及，经过对六七处遗址的实地勘探与综合研判，最终敲定孟菲斯遗址区的阿齐兹遗址。

2025年上半年，考古队申报的项目顺利获得批复。同年10月20日，6名中方考古队员抵达埃及及开罗。10月底，项目正式启动。

“埃及无疑是全球考古界向往的热点领域，多次埃及之行中，我们更深地感受到与这片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土地有着特殊缘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职副书记孔胜利坦言，这份缘分以诚意，成为推动山东考古深度参与埃及考古的重要动力。“缘分”来之不易，实力也不容忽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人才济济，且在田野发掘、科技考古、基建考古等领域成果丰硕。此次派出的业务骨干拥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能够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北大考古队里，张海是田野考古领域的权威专家，队中还不乏主攻阿拉伯语及埃及学的青年人才。

顶尖学府与省级专业考古机构牵手，打造了一支“经验+技术+多学科融合”的精干小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研究室副主任、联合考古队队长徐深将此次埃及考古之行形容为“梦幻之旅”。古埃及灿烂辉煌的文明本就极具吸引力，著名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在埃及孟菲斯遗址区践行其科学考古理论，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经验。“对一名考古人来说，前往埃及考古，无疑能帮助其汲取丰富的专业养分，提升专业能力。”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令徐深心潮澎湃。

掘工作的推进，五尊斯芬克斯雕像、一块同时刻有孟菲斯主神卜塔之名象形文字和罗马数字的石构件相继出土。

毫无疑问，这里掩埋着一座神庙！

罗马数字编号刻在出土构件侧面未经打磨处理的角度，为后期添加。联合考古队推测，此地先存在早期的法老时期卜塔神庙，后来神庙被废弃，罗马人管理此地时利用和改造了早期神庙的墙体构件，作为自己神庙的建材来使用。

“从一开始的忐忑、期待，到不断有文物出土，考古工作面临的常态就是不确定性。每天感觉都不一样，心情就像坐过山车。”徐深说。11月中旬，又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考古队员细细打磨一处墙体表面之际，阿普里斯的王名圈赫然跳了出来，“阿普里斯修建的神庙真实存在！”

王名圈是古埃及法老的专属名字符号，是法老权威的视觉象征。其固定写作规范，是在一个圈内用象形文字书写法老王名。阿普里斯的古埃及王名是“为拉神的意志欢呼之人”。只要法老王名圈出现，就能确定神庙建筑的年代。联合考古队确认：这里的神庙祭祀的是古埃及主神卜塔，供奉者是法老阿普里斯。

发掘工作继续推进。一个由长方形房间、石

墙向外勘探和发掘。这个区域与宫殿相连，又面对着尼罗河河道，理应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区。果然，这里正是神庙所在地！”

阿齐兹遗址紧挨尼罗河，相关遗迹又临近地下水，出土文物湿度非常高，突然暴露于昼夜温差悬殊的干燥环境中，需要在出土瞬间就做好保护措施。比如，构成墙体的方形石块，出土暴露在空气中后，会在每天清晨于表面形成一层器物腐蚀而产生的“白霜”，石块本体也变得脆弱易碎。出土时，考古队员尽量做好现场试剂封护，隔绝文物和空气的接触。面对各类棘手问题，中方考古队员与埃及文物保护专家通力协作，最大程度守护好每件文物。

在现场信息提取和数字化工作方面，张海称，此次考古携带了国产三维扫描设备“文保一号”。该设备能够采集高精度全景影像数据，系统提取多维度遗迹物信息，为后期数字化记录、模拟拼对修复、线上呈现展出等工作提供便利。

一个完整的神庙建筑群，往往还包含围墙、斯芬克斯大道、大门、靠近尼罗河的码头等。如今，泥坯砖所搭起的外围墙体，组成的斯芬克斯雕像已经发现。联合考古队推测，在更深的地下几米至十数米的地方，或许藏着一个完整神庙建筑群落。阿齐兹遗址合作项目目前发掘最深仅达地下3米，后续仍有大量工作待开展。1月至5月为尼罗河低水位期，考古队员回国休整一段时间后，将于3月下旬重返埃及，继续开展工作。

再赴埃及，张海考虑扩大队伍，增加擅长绘图、文物修复与报告编写的人员，尽可能高效地开展更多工作。下一步的发掘中，将在遗址内布设新探方，力争将整个合作项目区域内的遗迹摸清楚。“往更远的目标考虑，我们打算运用中国大遗址考古理念、中国的技术，将孟菲斯遗址区上百年来几十支考古队所做的工作，进行系统、全面的数字化呈现……”

张海说，埃及对此次考古新发现也倍感意外，评价很高。中埃孟菲斯联合考古项目阿齐兹遗址的考古成果在春节期间对外公布。埃及旅游和文物部也于今年2月19日宣布了这一新发现。

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希沙姆·莱西说，阿齐兹遗址南部属于孟菲斯遗址区的核心区域，中埃联合考古队的发现将深化对孟菲斯城市布局的认识，并为了了解该城从古埃及后期至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宗教实践提供重要线索。

对于此次赴埃及考古的深层意义，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孙波说，长期以来，西方考古学界对埃及文明的研究多聚焦于神庙、陵墓等标志性遗存，对遗址的发掘并不系统和全面，这与大家了解的中华文明清晰的文明演进轨迹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区别很大，但也有共性的部分，开展文明交流互鉴，首先需要对其有基本的了解。“联合考古队的新发现，将推动两国学者从文明起源、社会演进、技术发展等维度，开展更系统的对比研究，探寻两大文明的共性特质与独特路径。”

孙波认为，中埃联合考古的价值不仅在于发掘文物、还原历史，更在于为当今国际文化交流与人类社会共存提供智慧借鉴。“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亚洲看中国，已成为当代文明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埃联合考古不仅是学术理念的生动实践，更开启了一项意义深远的百年大计。从当下的年轻学者到未来的数代学者，将会持续不断地深耕对两大文明的认知，让文明互鉴的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动能。”

在孙波看来，山东凭借国家政策的有力引导与资金的持续投入，以及深厚扎实的考古学科积淀，积极参与国际考古合作，不仅是满足自身学术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实践。

孔胜利告诉记者，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埃及推进设立山东工作站，目前在积极选址。未来，联合考古队将持续申请新项目，继续考古发掘工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将与埃及开展展览、学术交流等合作。

不只是埃及，孔胜利表示，3月底，山东考古队员将前往塞尔维亚筹备启动中塞联合考古工作。这将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的首个海外基建考古项目。

相关链接

山东考古“出海记”

山东考古“出海”，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从最初交流互访到联合考古项目的落地推进，国际合作逐步深化。近年来，山东更是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考古合作与文化交流，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网络，助力中国考古“走出去”。

赴南非参加水下考古调查

2024年至2025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赴南非阿尼斯顿海域参加水下考古调查。其间两次考古调查发现疑似“巴顿号”沉船遗迹，初步掌握了该区域海底沉积规律与遗存埋藏状况，为探讨沉船遗迹的形成过程积累了重要基础数据。

此次考古工作，是山东省考古机构首次在境外开展水下考古，揭开了涉外考古的新篇章。

赴沙特开展联合考古发掘

2018年、2019年与2024年、2025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沙特遗产委员会先后组织开展了中沙塞林港遗址联合考古项目第一季至第四季的工作，山东大学参与该项目相关工作。2025年第四季考古发掘发现房屋、墙体、灶区、灰坑等遗迹现象，出土中国瓷器、陶器、釉陶、铜器、铁器、玻璃器、石器、钱币、铭文砖及各类珠饰等重要文物；基本厘清了塞林港遗址核心区的建筑组织形态，确认了清真寺等关键功能建筑；出土重要文物，为实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深入研究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实物依据。

此次考古行动，持续擦亮山东大学考古学科国际合作品牌，推动山东考古“出海”向更高水平迈进。

赴俄罗斯成功发掘墓葬

2025年7月，山东大学与阿尔泰国立大学联合考古队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完成了对巴库基群部分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此次考古历时半个多月，成功发掘了3座巴库基群的巴泽雷克文化墓葬，发现了大量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遗物，并对出土的青铜器、彩陶及骨骼样本展开了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探索欧亚草原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路径提供新的实物材料与学术视角。

此次考古工作，集中展现了山东大学考古学科的国际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境外考古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赴土耳其参与考古发掘

2025年8月至10月，山东大学考古团队首次以正式合作方的身份，参与了土耳其恰克马克遗址的系统性发掘工作，新发现10余座形制相似的房屋基址。这些房屋均保持圆形单室凹底结构，规模属中小型，进一步丰富了对该聚落布局的认知。发掘过程中，山东大学对安纳托利亚与东亚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演进路径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探索史前社会的共同起源与多样性提供了宝贵案例。

本次联合发掘，山东大学考古团队充分发挥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及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优势，不只是学术层面的专业协作，更是中土两国在现代语境下的一场深度对话。

(□记者 师文静 朱德蒙)

中方队员在萨卡拉神庙观摩



黄沙下的文明密码

唤醒沉睡2600年的卜塔神庙

在埃及考古，“时间节点”很重要。埃及大部分国土位于非洲东北部，属热带沙漠气候，多数时间高温干燥。酷热炙烤的天气，不利于考古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每年10月至年底，气温降至二十摄氏度，正是考古发掘的“黄金时间”。

沙漠干燥的风，掠过孟菲斯遗址区的每一寸沙砾。2025年10月26日，考古队员带着国产三维扫描仪、探测雷达、探铲、手铲、铁锹等工具进入遗址，正式开启首日考古作业。

孟菲斯位于尼罗河河谷与三角洲的交汇点，是古埃及最古老且最重要的都城之一，相传公元前3100年左右由第一王朝法老所建。在长达三千年的时光中，孟菲斯始终扮演着国家行政、经济与宗教活动的核心角色。该城在7世纪被逐渐废弃，经过漫长岁月，其核心区域最终被深埋于地下。

目前发现有关孟菲斯的大量考古遗迹主要分布在开罗以南、紧邻萨卡拉墓地的Mit Rahina村。阿齐兹遗址即位于其东北部的一处岗丘之上。

张海介绍，1907年，弗林德斯·皮特里在阿齐兹遗址北区发现了阿普里斯的宫殿及周边驻兵军营，此后一百多年里，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多国考古队来到这儿。“然而，孟菲斯遗址区的考古条件非常有限。受河流改道、地下水抬升、现代城镇建设及盗掘扰动等因素影响，相关考古成果一直相对零散，至今仍未发现阿普里斯修建的神庙。”

在古埃及的各个时期，若国力比较强盛，法老通常会修建或扩建宫殿、神庙，并修建专属陵墓。阿普里斯是古埃及王国晚期第二十六王朝的第四任法老，统治时间为公元前589年至公元前570年。得益于对外贸易等一系列举措，王国晚期的埃及曾一度复兴。阿普里斯修建的宫殿已被发现，同时期集宗教祭祀、王权象征与文化中心于一体的卜塔神庙大概率存在。

黄沙之下，真有神庙等重要遗迹等待被揭开面纱吗？这里会是此次出海考古的“福地”吗？考古队员们内心既忐忑又充满期待。

各国考古队的作业方法、理念不尽相同，张海期盼中国考古人探索出来的田野考古理念和方法，以及掌握的前沿考古技术，能在埃及这片世界考古热土上，在脚下的遗址上，展示出应有的实力，让中国考古学真正走向国门，走向世界。

联合考古队在遗址南区低阶位置布设了多个探方，着手进行系统性发掘工作。发掘从逐层清理填土开始，每当遇到掩埋物，大家便小心翼翼地一铲一铲刮除浮土，生怕遗漏任何关键信息。经过多日努力，一段石质墙体出现在众人眼前，随着发



砖铺砌地面、外围台阶等组成的结构相对完整的神庙建筑遗迹清晰浮现。更令人惊讶的是，此前推测的早期神庙，就在这处建筑的下方！

考古队员们继续勘探，并结合建筑结构特点与地层堆积序列判定，这一建筑群是一处历经了至少两个阶段营建、使用与废弃的神庙遗迹——上部晚期残存是罗马统治时期的神庙基础，且使用了曾属于古埃及阿普里斯统治时期的卜塔神庙建筑构件；下部存在更规整的石质建筑结构，推测就是阿普里斯时期的卜塔神庙，但具体确认还有待地下水降低后进一步发掘。

“罗马人征服埃及后建立新政权，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延续当地宗教传统，继续发挥神庙功能，以维护统治秩序。这个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在神庙废墟上新建神庙，也可能在早期神庙因河水泛滥被淹没，从前人建筑中取材，另行修建新神庙。”徐深解释，在古埃及漫长的历史中，每一座神庙都是被长期沿用的神圣空间，其核心建筑的使用、废弃、损毁、重建的过程极为复杂，再加上数千年的河水冲刷、地貌变迁，神庙遗址的复杂程度或远超想象，给考古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

去年12月底，第一阶段考古工作结束时，联合考古队只发掘了新发现建筑遗迹很小一部分。很多谜题，还需在后续工作中一一解开。

是考古合作也是文化交流

推动山东考古力量走向国门

此次“出海”考古，联合考古队能迅速且精准地发现卜塔神庙线索，被认为是“运气足够好”。然而，回头看，中方团队在与埃及队员保持密切友好协作的同时，全程践行了中国考古学成熟的田野工作理念、方法和技术。张海此前的期待得到很好印证——这是中国田野考古学在海外的一次实力展示和成功实践。

徐深说，各国考古队更多聚焦于阿普里斯宫殿内部的考古，鲜少对遗址区域开展整体性工作；而中国考古人拥有丰富的遗址考古、聚落考古经验，习惯从古代聚落整体发展演进的宏观视野看问题，注重探索大型聚落各功能区的布局及其之间的功能关联。“此次我们贴着阿普里斯宫殿城

□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朱德蒙